

新疆鄯善县吐峪沟南部石窟发掘简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吐鲁番学研究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关键词：新疆鄯善县 吐峪沟石窟 沟东区南部洞窟 沟西区南部洞窟 高昌佛教

KEYWORDS: Shanshan County, Xinjiang Tuyuq Grottoes Southern Caves in the Eastern Sector
Southern Caves in the Western Sector Gaochang Buddhism

ABSTRACT: In 2016 and 2024,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et al. conducted excavations in the southern cluster of caves i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sectors of the Tuyuq Grottoes. A total of 15 caves were uncovered, including central-pillar caves, Buddha Hall caves, monastic quarters, meditation caves, storage caves, and other types. Some caves retain traces of murals, and excavations also yielded artifacts such as clay sculptures, documents, wooden objects, textiles, and ritual bronze objects. The southern Tuyuq caves functioned as spaces for ritual and penitential practices affiliated with temple No. 3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eastern sector. They date from the late Tang Xizhou period to the Uighur period, spanning from the late 8th to the mid-12th century CE. These excavations have clarified the typology and grouping of caves within the southern cliff area, providing new material for exploration of the layout, zoning, and phases of the Tuyuq Grottoes, as well as interactions between Buddhist communities in Gaochang and Kucha.

吐峪沟石窟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鄯善县吐峪沟乡吐峪沟村，地理坐标为北纬42° 51' 10"、东经89° 33' 16"（图一）。石窟所在的吐峪沟峡谷地处火焰山脉东段，石窟群以吐峪沟河为界分为沟东、沟西两区（图二），遗址年代为公元5世纪至14世纪，年代跨度涵盖整个高昌佛教史。吐峪沟石窟是古代高昌地区开凿时代最早、营建规模最大、洞窟类型最为齐全的佛教石窟寺院遗址群，具有年代标尺意义。

为配合吐峪沟石窟加固保护工程和吐峪沟石窟考古报告的整理编写，经国家文物局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学研究院组建联合考古队，对吐峪沟沟东区南部和沟西区南

部的石窟群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古发掘。2016年4~6月，对沟西区南部石窟群进行考古发掘。2024年5~6月，对沟东区南段遗址群进行考古发掘，完成加固保护崖体范围内所有残存洞窟及其他遗址的考古发掘。通过上述考古工作，已将沟东区南部、沟西区南部的石窟群全部发掘完成，判定其为隶属于沟东区南部3号寺院的洞窟群。编号按照从北向南、自上至下的顺序，沟东区南部洞窟编为第1~10窟（图三），沟西区南部洞窟编为第11~15窟（图四）。

吐峪沟南部东、西两侧崖面因20世纪70~90年代吐峪沟乡修建拦河大坝和水电站而遭到严重破坏，地形地貌发生较大改变，大部分洞窟所在的原始崖面及洞窟前半部分



图一 吐峪沟石窟位置示意图



图二 吐峪沟石窟遗址分布情况（上为北）

皆已残毁。在沟东区南部共发掘洞窟10座，包括中心柱窟2座、佛殿窟2座、僧房窟3座、禅窟1座及其他类型洞窟2座。在沟西区南部共发掘洞窟5座，包括中心柱窟2座、佛殿窟1座、储藏窟1座及其他类型洞窟1座。出土遗物数量较多、类型丰富，包括陶器、装藏铜器、木器、泥塑、壁画残块、佛经写本、纺织品和植物遗存等。

一、地层堆积

吐峪沟南部石窟以第4窟地层堆积最为典型，分为4层（图五）。堆积情况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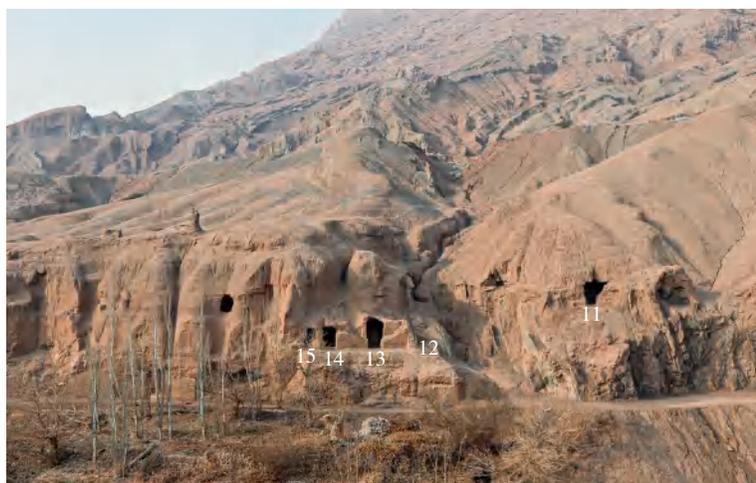
第1层：表土层。为夹杂细碎砾石的淤泥沙土，呈浅黄色，土质疏松、柔软，包含大量碎石、泥沙。厚0.33~0.8米。

第2层：洞窟坍塌堆积层。黄褐色土，土质疏松，存在多处空鼓缝隙，包含大量碎沙石、土坯残块、草拌泥残块及白灰墙皮等。距地表深0.51~1.35、厚0.18~0.55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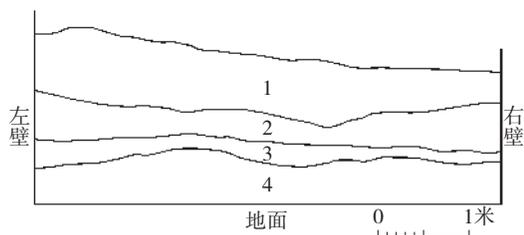
第3层：淤积层。黑褐色土，土质较疏松，局部板结坚硬，包含黑色沙土、淤泥及树枝、麦草等冲积物。距地表深0.6~1.67、



图三 沟东区南部石窟分布情况（西→东）



图四 沟西区南部石窟分布情况（东→西）



图五 第4窟主室地层剖面图
 1.表土层 2、4.洞窟坍塌堆积层 3.淤积层

厚0.09~0.32米。

第4层：洞窟坍塌堆积层。黄褐色土，土质疏松，存在多处空鼓缝隙，包含土坯残块、草拌泥残块、白灰墙皮、草木灰等。距地表深1~2.28、厚0.4~0.61米。

第4层下为洞窟地面，为一层夹杂麦草的草拌泥，表面抹光。厚1.5~2.5厘米。

洞窟地面之下为砂岩山体基岩凿面，呈红褐色，质地坚硬，凹凸不平。

二、遗迹

吐峪沟南部河谷较为宽阔，东西两侧皆为连绵起伏、低矮平缓的山麓斜坡，沟壑纵横，视野开阔。

沟东区南部洞窟开凿于3号寺院地面建筑下方河流下切形成的崖壁之上，包括南、北两组，中间以一条东西向自然冲沟相隔，北组为第1~6窟，南组为第7~10窟。第1~6窟环绕开凿于一处突起的圆锥形山包的西侧、南侧，第3窟为该组洞窟的中心性洞窟，位置较高，面朝西南，其他洞窟环绕分布于该窟两侧及下方，1号佛塔位于该窟正上方。第1、2窟位于西

侧崖面，上下垂直分布。第4窟位于第3窟下层前方。第5、6窟东西并排开凿于山体南侧崖面，前方为一处狭小的庭院。第7~10窟南北向成排分布于崖壁之上，水平高度低于第1~6窟。原山体崖面走向并非南北平直，中央的第9窟门道朝向近正西，北侧的第7、8窟朝向为西南，南侧的第10窟朝向为西北，第7、8窟和第10窟以第9窟为中心向正中拱卫靠拢（见图三）。

沟西区南部洞窟与沟东区南部洞窟及3号寺院地面建筑隔河相望，被一条晚期大型冲沟分隔为南、北两部分。冲沟北部山体遭到严重破坏，现仅残存一座中心柱窟第11

窟，此窟北侧下方原有另一座类型不明的洞窟，现已全部残毁。冲沟南部为并排分布的4座洞窟，开凿位置略低于第11窟。自北向南分别为大部残毁的第12窟、中心柱窟第13窟与佛殿窟第14窟组合、储藏窟第15窟（见图四）。洞窟群上部的山顶平坦开阔，以土坯垒砌4座成排分布的佛塔。

现以第3、9、11、13窟为例详细说明如下。

（一）第3窟

第3窟为佛殿窟，位于沟东区南部3号寺院北侧第二层台地，面朝沟西区南部洞窟群，门道方向229度，由前室和主室两部分

组成（图六；图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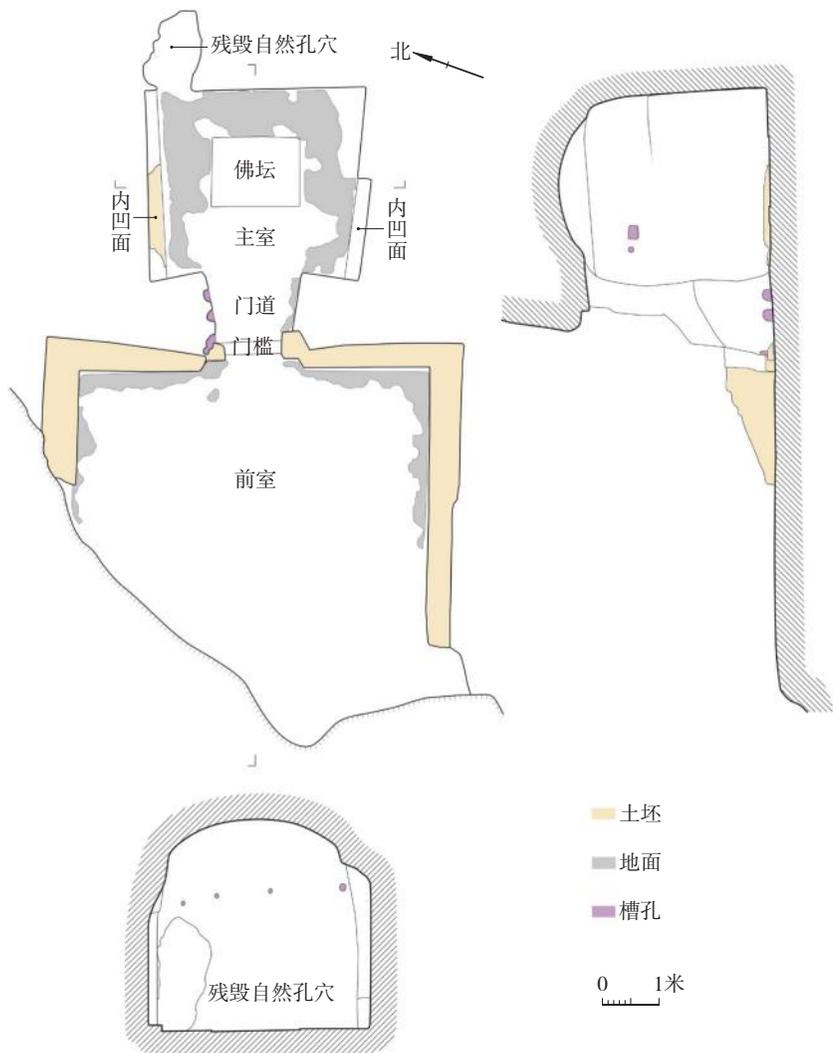
1.前室 于山体坡面中斩切而成，形成峭直的正壁、两侧壁和宽阔平坦的台地，再以土坯沿崖壁垒砌。平面呈横长方形，面阔6.1、残深4.86、残高0.85米。前室右前部山体崩毁，原无前壁，正壁、左壁保存较好，右壁仅残存后端，各壁上半部及顶部残毁。

正壁经斩切修整，右侧向北倾斜。贴附斩山崖壁垒砌土坯墙体，墙体左窄右宽，用以修补砌平壁面，正中开设主室门道。壁面涂抹一层草拌泥，夹杂草茎、麦草，表层涂红色细泥，再施白灰面，厚约3厘米。

左壁以土坯贴附斩山崖面左侧壁垒砌，墙体前窄后宽以取平壁面，墙体残长4.86、前宽0.42、后宽0.56、残高0.69米。壁面先涂抹一层厚约4厘米的草拌泥，表面抹光，再于其上涂抹一层白灰面，局部经火烧形成红烧土层。

右壁皆以土坯垒砌，墙体残长2、宽0.6、残高0.85米，土坯长36、宽18、厚9厘米。壁面先涂抹一层厚约3.5厘米的草拌泥，表面抹光，再于其上涂抹一层白灰面。白灰面之上原绘制壁画，残存红、绿颜料及局部墨线，题材不明。

地坪于山体凿面之上先铺垫一层细



图六 第3窟平面、剖视图



图七 第3窟（西→东）

碎的垫土层，厚3厘米，再于其上平铺一层土坯，土坯长23、宽18、厚8厘米。土坯层之上涂抹一层厚约3厘米的草拌泥，再于草拌泥之上涂抹一层较厚的石膏层。石膏层已大部残毁，与壁面相接处保存较好，厚0.5厘米。

2.主室 开凿于山体之中，保存较为完整。平面近方形，穹隆顶，前宽3.15、后宽3.55、进深3.16、高3.7米。四壁下部为较坚硬的浅褐色沉积岩，上部为疏松脆弱的青灰色细砂岩，窟顶开凿于青灰色细砂岩上方的红褐色沉积岩中，壁面与窟顶岩体交界线明显。四壁皆不同程度残毁。该窟原于山体凿面之上涂抹草拌泥层和白灰面，绘制壁画。壁画皆被斯坦因整体切割盗走，山体凿面裸露于外，刀痕纵横，清晰可见。

地坪中央可见一横长方形遗迹，其上正对穹隆顶中心。遗迹四边与地坪其余部位涂抹的草拌泥层和石膏层相接处缘线规整平直，横长方形遗迹范围内山体裸露，无草拌泥和石膏层，其上原可能为土坯垒砌的佛坛。该遗迹距正壁0.81、距左壁0.89、距右壁0.89、距前壁1.14米，长1.53、宽1.22米。

正壁较为平直，壁面右下部残毁，形成自然孔穴，壁面长3.55米，孔穴上宽1.05、下宽

0.575、高1.93、深1.4米。壁面上部左侧和中部距地面约2.3米处凿有一排三个长方形槽孔，槽孔长10、宽6、深10厘米。壁面右侧距地面2.08米处凿有一个槽孔，槽孔长8、宽5、深9厘米。壁面中下部凿有众多斜向零散分布的小圆孔，部分圆孔残存插嵌其中的小木楔，插嵌角度各不相同，用以固定涂抹于山体壁面之上的草拌泥，圆孔直径1~2.5、深3~9.5厘米。

左壁长3.24、前高3.06、后高3.11米。前半部凿出一平面呈横长方形的内凹面，其内原以土坯垒砌墙体，与壁面后半部山体凿面齐平，可能用以支撑壁面上部较为疏松的山体。凹面中上部皆已残毁，山体崩塌严重，仅下部与地坪相接处保存较好，宽1.77米、残高0.51、深0.25米。壁面前部上端凿有并排分布的两个方形槽孔，上距穹隆顶下缘0.26、下距地坪2.52米，两孔相距约0.1米，槽孔边长18、深17厘米，右侧槽孔底部残毁。壁面后部可见多道工具铲削痕迹，中下部残存一小块草拌泥层，其上涂抹红色细泥，再施白灰面，长18、宽10、厚3厘米。左壁与正壁底部相接处残存一段草拌泥层，残长45、宽3厘米。

右壁长3.24、前高3.06、后高3.09米。中下部凿出一通壁内凹面，宽3.3、高2.1、深0.27米。凹面后部残，工具铲削痕迹清晰。凹面内以土坯垒砌墙体，与上方壁面齐平，用以支撑上部疏松的细砂岩体，墙体仅残存中央底部，残长1.8、宽0.25、残高0.12米，土坯长36、宽18、厚9厘米。壁面前部上端凿有前圆后方两个槽孔，与左壁前部上端的两个槽孔对应分布，上距窟顶0.63、下距地坪2.37米，两孔相距0.13米。前侧圆孔直径

9、深3厘米。后侧方孔底部残毁，宽24、残高15、深7厘米。

前壁为预留山体，上部山体崩毁，下部中央开设门道。左侧壁面中后部残毁，长0.97、残高1.68、厚1.345米。右侧壁面长0.92米、残高1.37、厚1.45米。门道大部残毁，仅残存底部，由前、中、后三部分组成。前部于前室正壁中央土坯墙体开一梯形敞口，前宽后窄，前宽1.8、后宽1.59、进深0.16、残高0.16米。中部两端以土坯垒砌内收墙体，左侧墙体长0.3、宽0.44、残高0.08米，右侧墙体长0.33、残宽0.27、残高0.12米。中央垒砌一道土坯门槛，长1、宽0.22、残高0.04米。后部平面呈梯形，前窄后宽，前宽1.34、后宽1.73、进深1.07、残高0.07米。门道右壁分布有三个圆形槽孔，前起第一孔向门道内部凹进，第二、三孔位于同一平面。第一、二孔水平相距0.49米，第二、三孔相距0.46米。第一孔直径7、残高13厘米，第二孔直径20、残高17厘米，第三孔直径20、残高17厘米。门道两侧壁与地坪相接处残存草拌泥层。地坪中部残毁，露出山体，左侧残存厚0.3厘米的石膏层，其下涂抹厚1厘米的草拌泥层，右侧仅残存厚1厘米的草拌泥层。

窟顶为穹隆顶，中央为圆形内凹面。窟顶裸露山体为密集页岩，岩层内部红色、灰色岩体交替排布，可见数道山体裂隙。裂隙之间局部填塞草拌泥，并插嵌木楔，用以固定壁画草拌泥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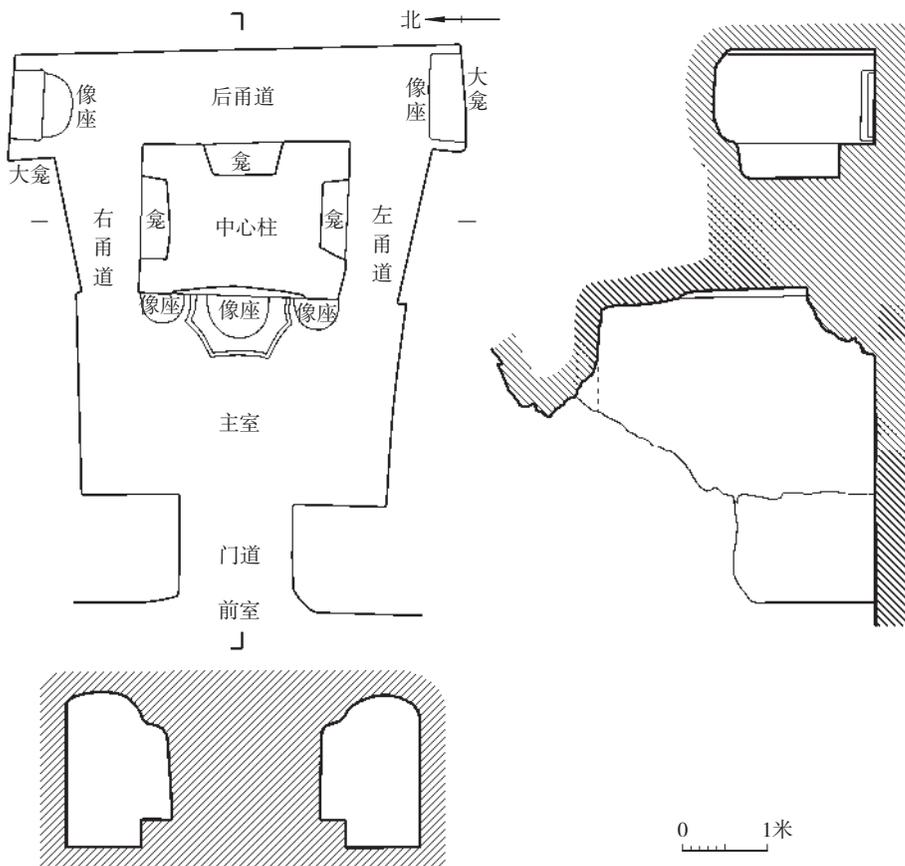
地坪于凿平后的山体之上涂抹一层厚1~3厘米的草拌泥层，表面敷抹厚0.3厘米的石膏层，致密、光滑。

(二) 第9窟

第9窟为中心柱窟，位于沟东区南部，门道方向270度，由前室、主室、甬道等部分组成，皆于山体中开凿（图八）。

1.前室 山体崩塌，残毁严重，形制不明。

2.主室 前部窟顶残毁，平面呈横长方形，纵券顶，略宽于后部的甬道空间，前宽3.57、后宽3.86、进深2.36、高3.23米。正



图八 第9窟平面、剖面、剖视图

壁中央以土坯垒砌八边形像座，其上束腰内收，泥塑覆莲莲瓣，边长0.65、残高0.72米。像座以上开一较大的圆拱形浅龕，宽1.54、残高1.5、深0.11米。两侧为胁侍菩萨圆形泥塑覆莲像座，上层覆莲长47、宽29、高11.5厘米，下层覆莲长58、宽35、高10厘米。壁面上部烟熏严重。左、右壁壁画残毁。前壁中部开门道，门道上部残毁，宽1.32、进深1.37、残高1.65米。窟顶烟熏严重，残存成排分布的小型禅定坐佛壁画轮廓。四壁先涂抹草拌泥，其上涂抹光细泥层和白灰层，再绘制壁画，厚2.5厘米。地坪涂抹一层厚2厘米的草拌泥。

3.甬道 中心柱左、右、后三侧与洞窟外壁围合形成三侧甬道。甬道狭窄低矮，皆为纵券顶。左、右甬道壁画大部脱落，后甬道壁画保存较好，烟熏严重。

左甬道长1.85、前宽0.7、后宽0.95、高1.78米。外壁壁画皆已脱落。内壁中央开一圆拱形龕，宽0.94、高1.22、深0.305米，龕右侧残存一身胁侍菩萨壁画。顶部后端绘团花纹、帷幔纹，与后甬道顶部纹饰相接。

右甬道长1.71、前宽0.675、后宽1.04、高1.82米。外壁壁画皆已脱落。内壁中央开一圆拱形龕，宽0.97、高1.16、深0.34米。龕左侧残存一身胁侍菩萨壁画。顶部后端绘团花纹、帷幔纹。

后甬道长5.21、宽1.08、

高1.88米。后壁原绘一排四铺挂轴式佛传故事，各幅宽1.36、高1.73米。前三铺保存较好，自右向左依次绘树下降生、初转法轮、降魔成道，最后一铺残毁，原可能为树下涅槃。右起第一铺为树下降生图。摩耶夫人身着汉式大袖长袍立于无忧树下，右手攀扶树枝，左侧有一女侍搀扶夫人左臂。面前跪有一头戴宝冠的天人，带头光。天人上方有一身翩然飘舞的飞天，右手持莲花（图九）。第二铺为初转法轮图。中央为主尊，结跏趺坐，着“U”形大衣，内露僧祇支，背后为菩提树。主尊左侧残存四身天王，身着铠甲，两身束发，两身戴头盔。右侧为三身菩萨，仅残存头部。上方两侧各绘一身人物。左侧人物逆发，赤裸上身，右手持铃而舞，周围流云涌动。右侧人物亦逆发，双乳裸露，左手上举，右手持铃，于云头飞舞（图一〇）。第三铺为降魔成道图。中央主尊仅残存头部。上方两侧绘魔众，主尊左侧有一面目狰狞、满口獠牙的厉鬼，手举大石砸向主尊，其下残存火焰和另一魔鬼的长剑。主尊右侧为一牛头马面，双手上举，作恐吓



图九 第9窟后甬道后壁树下降生图壁画摹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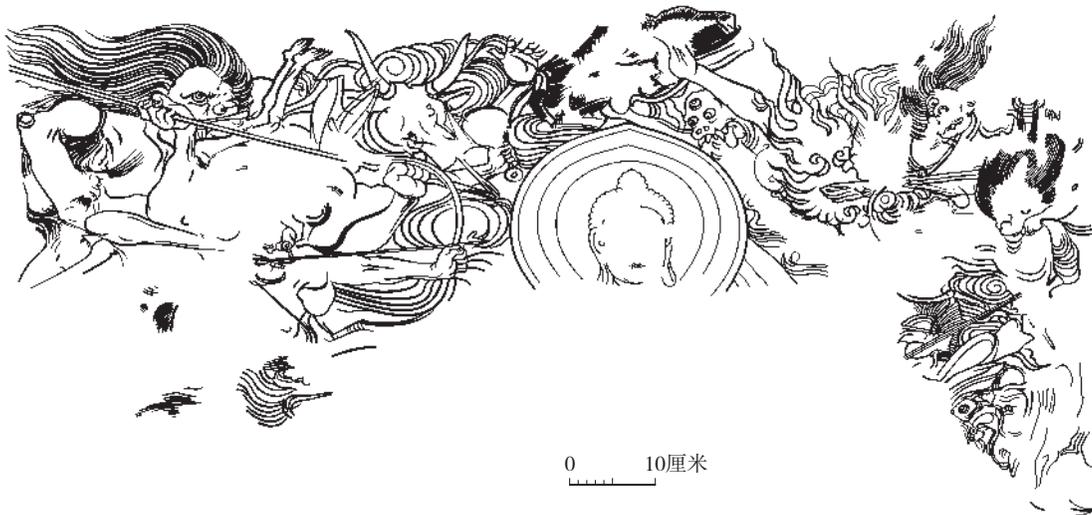


图一〇 第9窟后甬道后壁初转法轮图壁画摹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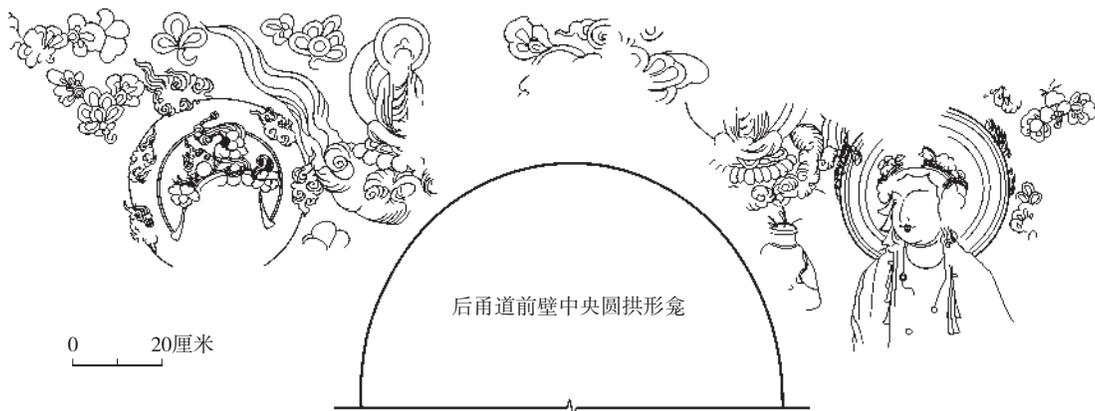
定坐佛，顶端中央绘大朵莲花，两侧各绘一花卉纹样（图一二）。后甬道左、右两端各开一圆拱形大龕，龕底与地坪平齐，龕内皆残存立佛头光，原应安置塑像。左端大龕宽1.23、高1.99、深0.42米，龕内原砌横长方形像座，已大部残毁，

状，另有一逆发恶鬼持长枪刺向主尊，旁侧有一双瘦弱倒置的腿，其下为另一恶鬼，正在挽弓搭箭，准备射向主尊（图一一）。第四铺壁画大部残毁，画面上部残存树木枝叶，左侧残存火焰，右侧残存头光局部，原应为释迦双树下涅槃场景。前壁中央开圆拱形龕，宽0.94、高1.2、深0.37米，两侧各绘一身立姿胁侍菩萨，龕上部两侧各绘一身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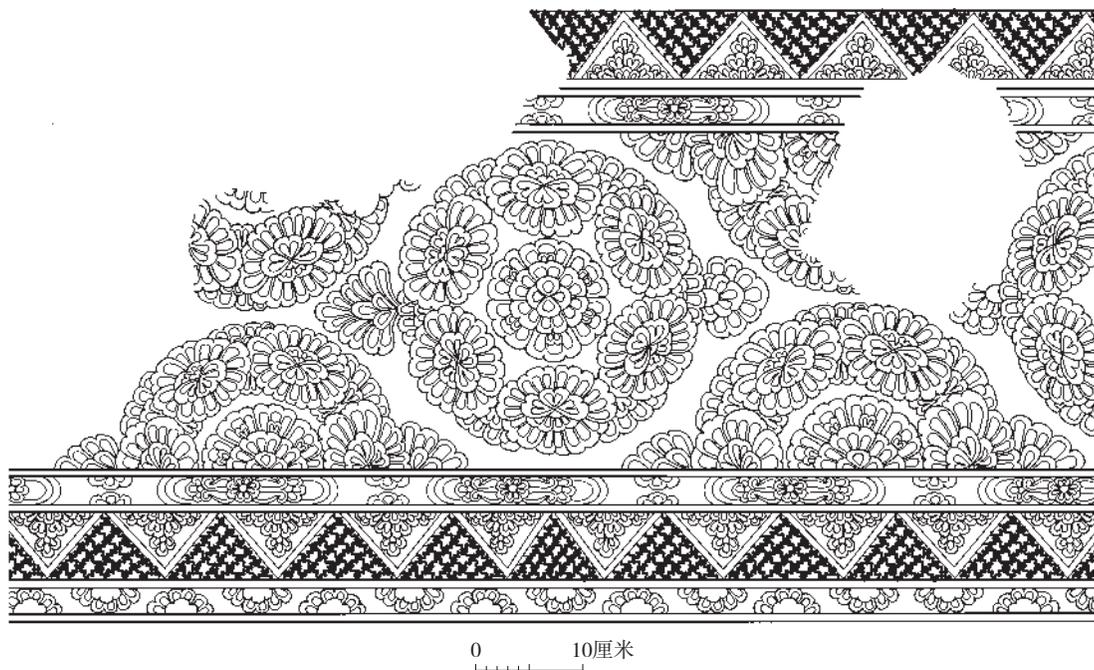
长1.02、宽0.41、残高0.08米。右端大龕宽1.23、高1.91、深0.41米，正壁中央砌一横长方形像座，长0.82、宽0.37、高0.15米，像座前接一几与像台同宽的半圆形土台，边缘贴塑莲瓣，长0.75、宽0.33、高0.075米。甬道顶部绘大幅团花纹，两侧与前、后壁相接处绘三角帷帐纹、帷幔纹和团花纹（图一三）。



图一一 第9窟后甬道后壁降魔成道图壁画摹本



图一二 第9窟后甬道前壁壁画摹本



图一三 第9窟后甬道顶部壁画摹本

（三）第11窟

第11窟位于沟西区南部冲沟北侧山梁上部，门道方向95度，分两期营建而成（图一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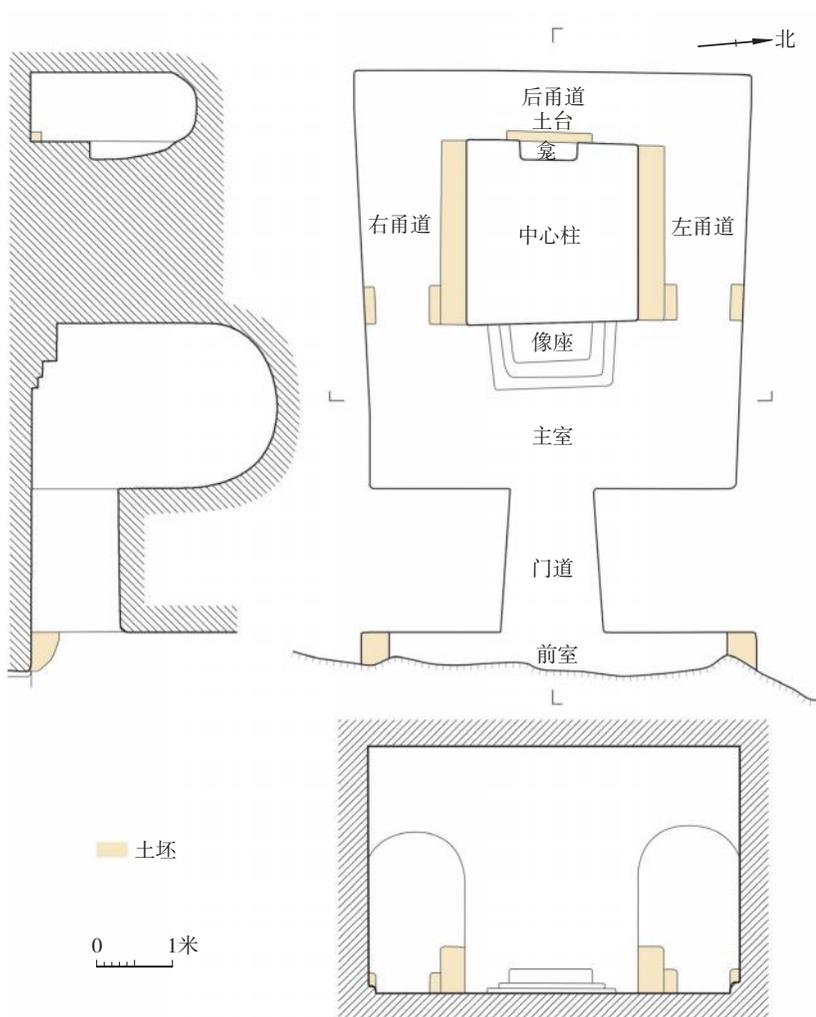
1.第一期 未完工。规模较大，规划严整，于山体中凿出，由前室、主室、甬道等部分组成。窟内仅于壁面涂抹一层较厚的草拌泥，其上涂抹白灰层，未绘制壁画。

前室大部残毁，规模较小，平面呈横长方形，宽4.5、残深0.57、残高0.35米。左、

右两壁贴附山体垒砌土坯墙，残存一层草拌泥。地坪涂抹一层较厚的草拌泥。

主室前端上部残毁，开凿规整，面积较大，平面呈横长方形，横券顶，宽4.8、高3.2、深2.18米。正壁中央凿一横长方形像座，长1.68、宽0.86、高0.31米（图一五）。前壁中央开门道，外大内小，呈“八”字形，门道外宽1.35、内宽1.11、进深1.87、残高1.12米。

中心柱左、右、后三侧与洞窟外壁围



图一四 第11窟平面、剖视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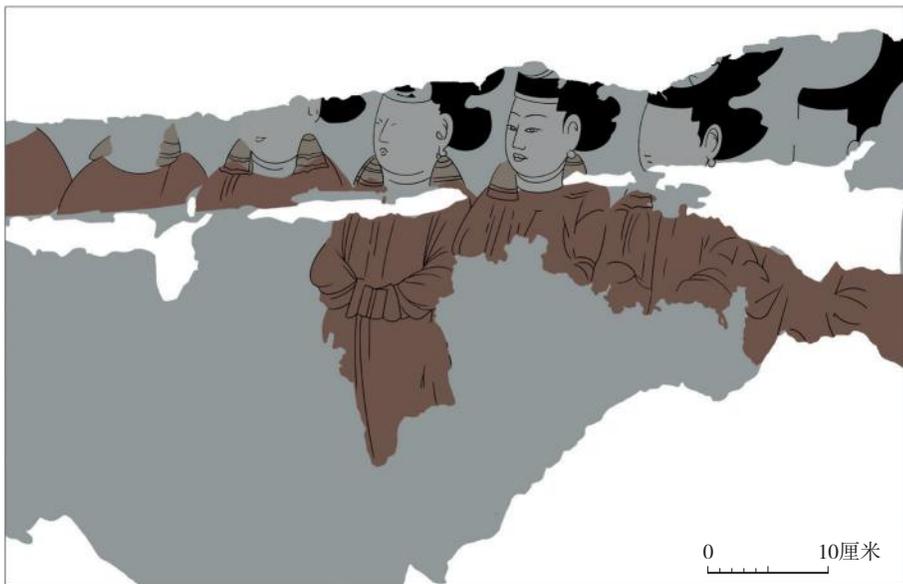


图一五 第11窟主室正壁(东南→西北)

合形成三侧甬道。开凿粗疏，狭窄低矮，皆为纵券顶。左、右甬道前端入口处下部各凿出门道，上部以土坯垒砌。左甬道长2.29、宽1.39、高2.18米，门道宽0.7、进深0.47、残高0.3米。右甬道长2.42、宽1.36、高2.11米，门道宽0.7、进深0.5、残高0.26米。后甬道岩体剥落严重，长5.2、宽0.9、高2.2米。

2.第二期 于原窟左、右甬道内壁前方包砌土坯墙体，叠压于第一期白灰面之上，墙体厚0.35、残高0.6米。后甬道前壁中央新开一圆拱形龕，龕前补塑像台。主室、甬道顶部于第一期白灰层上涂抹草拌泥和白灰层，绘制壁画。

主室前壁左、右侧壁到中心柱正面像台两侧绘制一周供养人像，皆面朝正壁主尊。以主室中央轴线为界，左半部绘女供养人，残存35身，头戴鱼形冠，耳戴黄色铃铛形耳坠，身着红色大襦长裙，每身供养人上方皆有朱红色榜题栏，其内墨书回鹘文题记。各身供养人宽8、高31~35厘米，榜题栏宽2.8、残高10.5厘米（图一六；图一七；图一八；图一九）。右半部绘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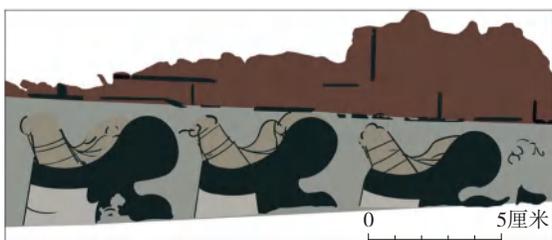
图一六 第11窟主室前壁左侧下部回鹘女供养人壁画摹本

供养人，残存51身，头戴三叉形、扇形和帟形冠，身穿红色或白色长袍，系腰带。每身供养人上方皆有朱红色榜题栏，其内墨书回鹘文题记，所有题记后以细泥有意涂抹。各身供养人宽8、高32厘米，榜题栏宽2.8、高9厘米（图二〇；图二一；图二二；图二三）。窟顶残存成排分布的禅定千佛壁画，各身宽18、高28厘米。



图一七 第11窟主室前壁左侧下部回鹘女供养人壁画（西北→东南）

后甬道前壁开凿圆拱形大龕，宽0.76、高1.14、深0.25米，大龕前方泥塑长方形土台，长1.12、宽0.13、高0.15米。左、右甬道



图一八 第11窟主室左壁下部回鹘女供养人壁画摹本

两侧壁和顶部原皆绘成排分布的禅定千佛（图二四），后甬道前壁圆拱形大龕周围原嵌插小型泥塑禅定千佛，现皆已脱落。壁画千佛各身宽18、高28厘米。各甬道壁面底部绘宽8厘米的忍冬纹带，其下涂宽40厘米的红色壁带。

（四）第13窟

第13窟为中心柱窟，与第14窟共用前



图一九 第11窟主室左壁下部回鹘女供养人壁画
 (西南→东北)

室，形成洞窟组合。洞窟位于沟西区南部冲沟南侧，开凿于自然山体断崖前较为宽敞的山体阶地，以土坯贴附斩山壁面于窟前垒砌前室，洞窟方向81度。由前室、主室、甬道等部分组成（图二五）。

1.前室 前部和窟顶残毁，平面呈横长方形，宽9.6、残深3.04、残高2.2米，土坯墙体厚0.76米。原绘有壁画，出土大量听法菩萨等壁画残块。地坪涂抹一层草拌泥，原铺设方形青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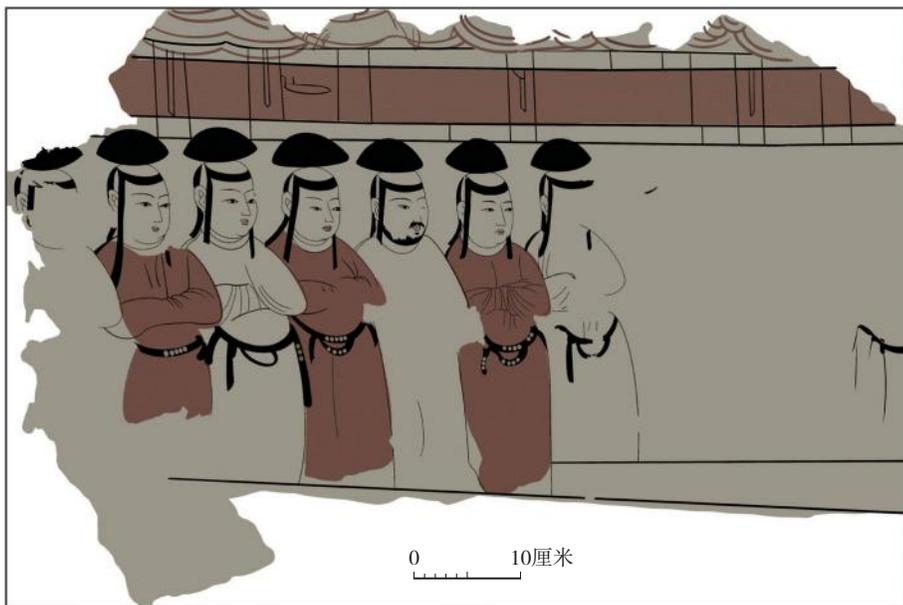


图二〇 第11窟主室前壁右侧下部回鹘男供养人壁画摹本

2.主室 前部窟顶崩塌，平面略呈横长方形，前窄后宽，纵券顶。前宽3.5、后宽4.425、进深2.56、高3.125米。先于山体凿面上涂一层粗泥层，其上为抹光细泥层，再涂白灰层，绘制壁画。正壁中央凿横长方形须弥座，上部残毁，下部泥塑重层莲瓣纹带，长1.61、宽0.5、高0.41米。上部正中凿一斜向朝上的方形孔洞，用以固定塑像头部，直径9、深7厘米。孔洞周围凿有一圈小孔，用以固定泥塑头光，直径2.5、深4厘米。孔洞下方右侧凿有两个纵长方形槽孔，两槽孔相距7厘米。上方槽孔高28、宽21、深15厘米，下方槽孔高27.5、宽22、深5厘米（图二六）。左



图二一 第11窟主室前壁右侧下部回鹘男供养人壁画（西北→东南）



图二二 第11窟主室前壁右侧下部回鹘男供养人壁画摹本



图二三 第11窟主室前壁右侧下部回鹘男供养人壁画（西北→东南）

壁壁画大部脱落，壁面下部残存一排7身小型人物形象，皆带头光，身着披帛，宽8、高15.5厘米，壁面底部涂红色壁带，高32厘米。右壁壁画皆已脱落。前壁中部开门道，外小内大，呈“八”字形，外宽1.61、内宽1.78、进深1.24米，左侧壁面下部残存一排与左壁所绘同高的小型人物壁画，皆以墨线

米。内壁中央开一圆拱形龕，宽0.84、高1.35、深0.5米，壁画脱落。外壁绘制一铺大型经变，破坏严重，题材暂未辨识。壁面中央为结跏趺坐、着偏衫袒右田相纹的主尊，两侧各绘上下五排供养人、护法、供养菩萨、神王、力士、弟子等，形成主体画面，中央下部题写回鹘文榜题。两侧绘有多个

绘制。窟顶坡度平缓，原绘成排禅定坐佛，现皆已脱落。地坪涂抹一层草拌泥，原铺设边长40厘米的方形青砖。

3.甬道

中心柱左、右、后三侧与洞窟外壁围合形成三侧甬道。甬道狭窄低矮，开凿粗疏，形制不甚规则，皆为纵券顶。

左甬道长2.82、前宽0.95、后宽0.9、高2.08米。内壁中央开一圆拱形龕，宽0.89、高1.35、深0.5米。内、外壁壁画皆已脱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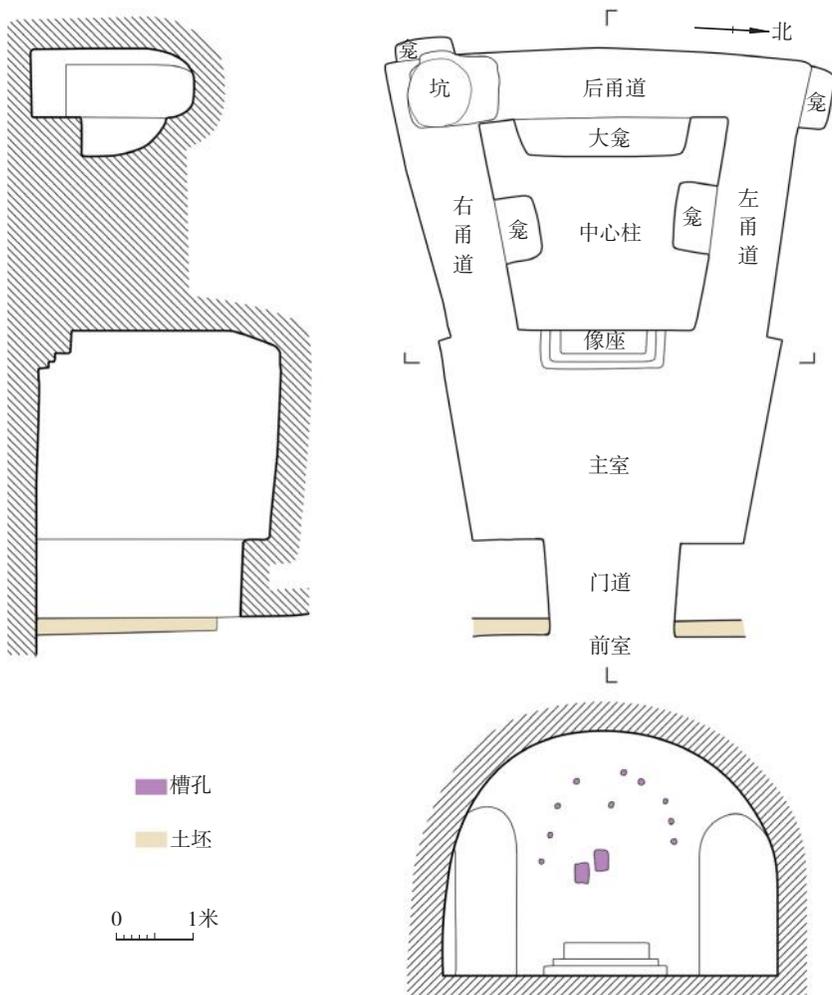
右甬道长2.66、前宽0.87、后宽1.03、高2.16



图二四 第11窟右甬道与后甬道券顶相接处千佛壁画(上为北)

不同场景的说法图，皆题写回鹘文榜题(图二七;图二八)。

后甬道略呈弧形，长5.47、宽0.89、高2.1米。后壁左端凿一圆拱形大龕，残存部分头光和华盖壁画，其内原应安置塑像，龕底下距地面0.44米，宽0.81、高1.71、深0.33米。后壁右端中部开圆拱形龕，正对右甬道，宽0.75、高1.6、深0.26米。龕底左半部后被一道浅槽打破，浅槽与下部一横长方形坑连为一体，横长方形坑右侧为一圆坑，距右甬道外壁0.2米；横长方形坑长1.2、宽0.89、深0.1~0.3米，圆坑直径0.83、深0.3米。前壁中央原开一圆拱形龕，宽0.68、高1.12、原深0.535、残深0.07米，该龕后被改凿为横长方形大龕，残存原龕后端，改凿后大龕宽2.26、高1.15、深0.5米。甬道顶部中脊残存莲花、天鹅等壁画纹样。



图二五 第13窟主室及甬道平面、剖视图



图二六 第13窟主室正壁（东南→西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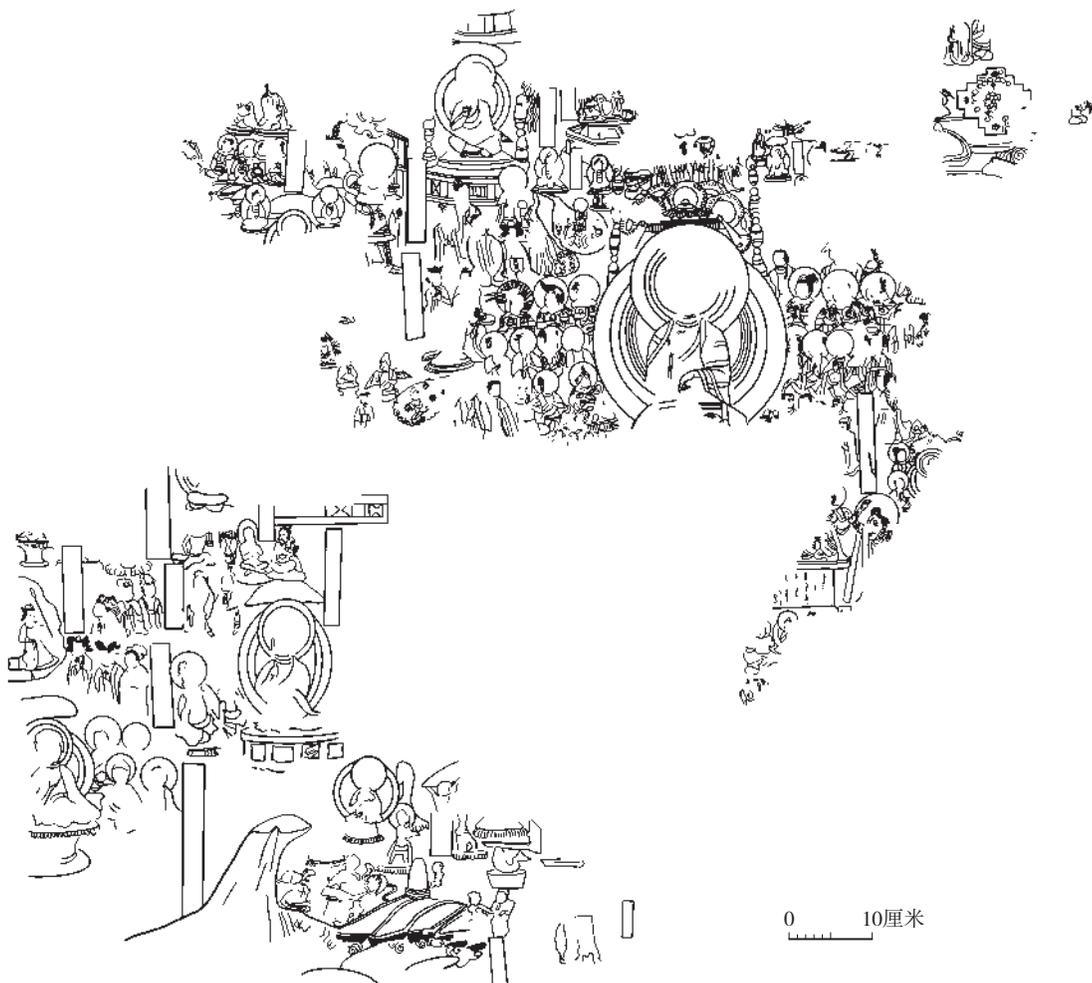
三、遗 物

出土遗物数量较多、类型丰富，包括陶器、泥塑、佛经写本、装藏铜器、木器、纺织品和植物遗存等。以下择要介绍。

（一）泥塑

有菩萨头像和发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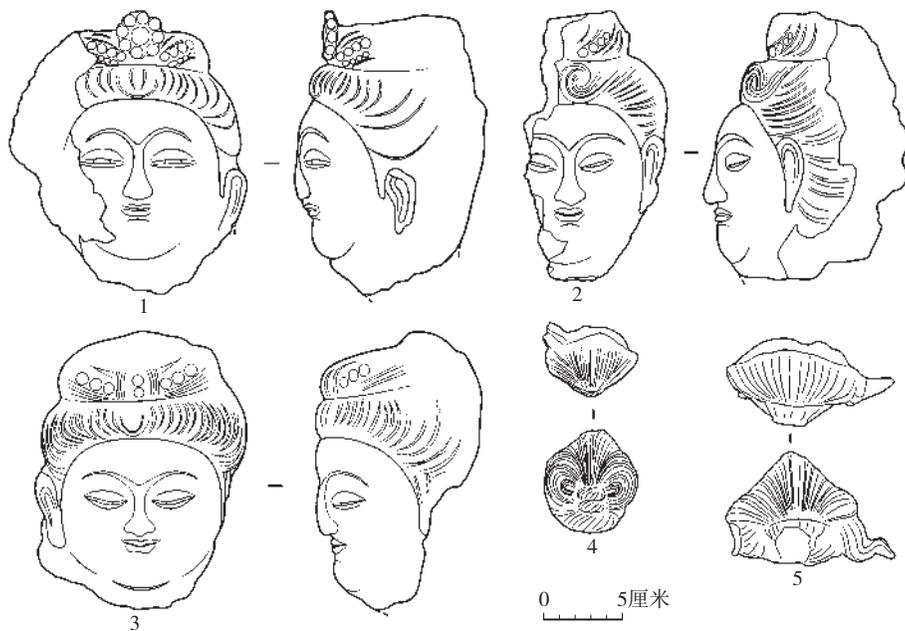
菩萨头像 3件，出土于第9窟主室中部地面第2层倒塌堆积。模制，彩绘。第9窟②：1，残存头像左半部。泥胎掺有砂石，较为



图二七 第13窟右甬道外壁经变壁画摹本



图二八 第13窟右甬道外壁经变壁画（北→南）



图二九 出土泥塑

1~3.菩萨头像（第9窟②：3、1、2） 4、5.发髻（第9窟②：4、5）

半侧自中央向左侧束发后垂于耳后。面部右侧及下端残损，颊部及颌部丰腴，细眉，杏目，直鼻，小口。冠带、头发、眉眼、耳朵等处有白色颜料，左眉以墨线绘出，唇间有红色颜料。高16.7、残宽9.3、厚12.7厘米（图二九，2；图三〇）。

粗糙，表面敷一层细泥，其上施彩。顶戴宝冠，右半侧残损，左侧冠带于中央分向左方上斜，上有联珠纹装饰。头发右半侧残损，左

第9窟②：2，左耳残损。泥胎掺有砂石，较为粗糙，表面敷一层细泥，其上施彩。顶戴圆环形宝冠，正中穿过一圆环，圆环装饰纵向



图三〇 泥塑菩萨头像
 (第9窟②:1)



图三一 泥塑菩萨头像(第9窟
 ②:2)



图三二 泥塑菩萨头像(第9窟
 ②:3)

联珠纹带，冠带左右亦有联珠纹饰，于中央分左右向上斜。头发自中央向上束发后垂于耳后。面部浑圆，与颈部连接，两颊丰腴，细眉，杏目，直鼻，小口。宝冠、头发、眉眼、耳朵等处有白色涂料，宝冠及嘴角于白色



图三三 泥塑发髻(第9窟②:4)



图三四 泥塑发髻(第9窟②:5)

涂料上涂红色颜料。高17.2、残宽13.1、厚10.2厘米(图二九,3;图三一)。第9窟②:3,右耳残损。顶戴圆环形宝冠,正中贴塑一花朵,冠带装饰联珠纹饰带,自中央分左右向上斜。头发自中央向上束发。脸部右侧为淤泥包裹,面部丰圆,与颈部连接,细眉,杏目,直鼻,小口。宝冠、头发、脸部左侧、下巴等处有白色涂料层,宝冠花朵、发髻线及嘴角于白色涂料上涂红色颜料。高17.5、残宽14.7、厚11.9厘米(图二九,1;图三二)。

发髻 2件,出土于第9窟主室中部地面第2层倒塌堆积。彩绘。第9窟②:4,泥质较细,有捏塑痕迹。正面及左、右侧面敷一层细泥表现发髻。于头顶前部中央将头发系为上下排列的二重结,其后分为向左、右方及后方的三束,左、右方两束分别弯曲为环状。头顶前部左、右方又各有一束头发沿额部两侧分别向后方上斜,并再次向前汇入头顶前部的环状

发束中。发丝间残存白灰层,表面所施颜料现状呈黑色。背面露出泥胎,凹凸不平。高6.4、宽5.9、厚4.6厘米(图二九,4;图三三)。第9窟②:5,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头发向上束起,近似扇形,左、右各有一缕头发下垂。下部头发扭结为圆环状,居中有一贴塑装饰。后部保存完整,制作随意,可见捏塑痕迹。发髻上部及左侧下垂发缕局部残存白色颜料,贴塑装饰右上角残存黑色颜料。残高7.1、残宽10.5、厚5.1厘米(图二九,5;图三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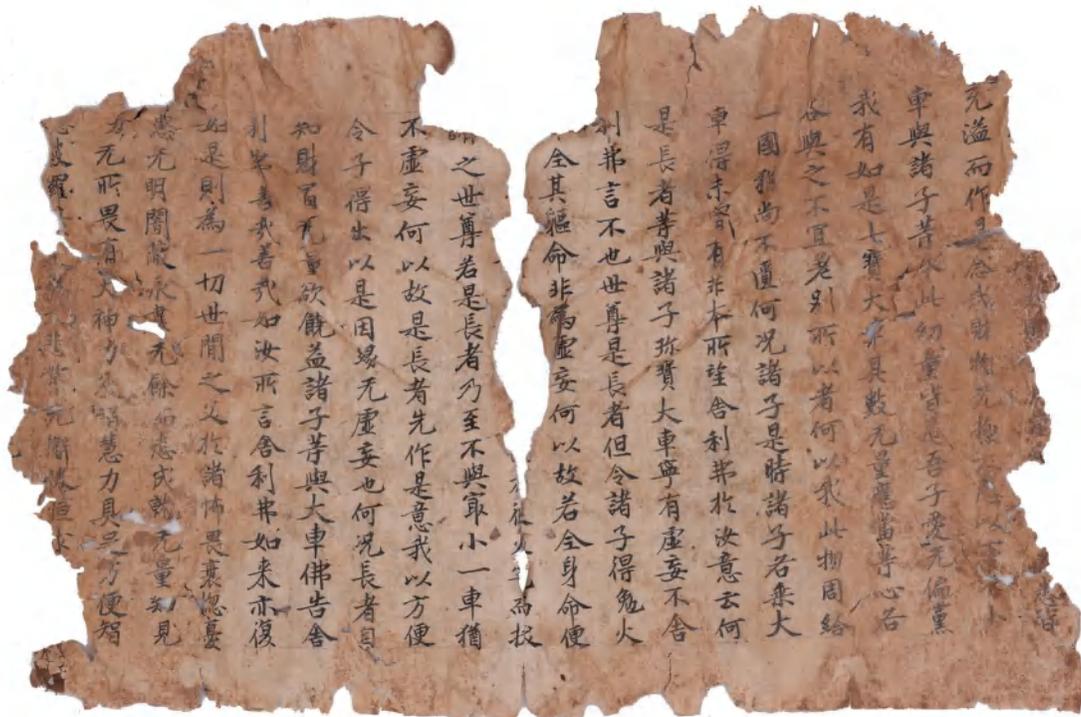
(二) 佛经写本

以汉文或回鹘文书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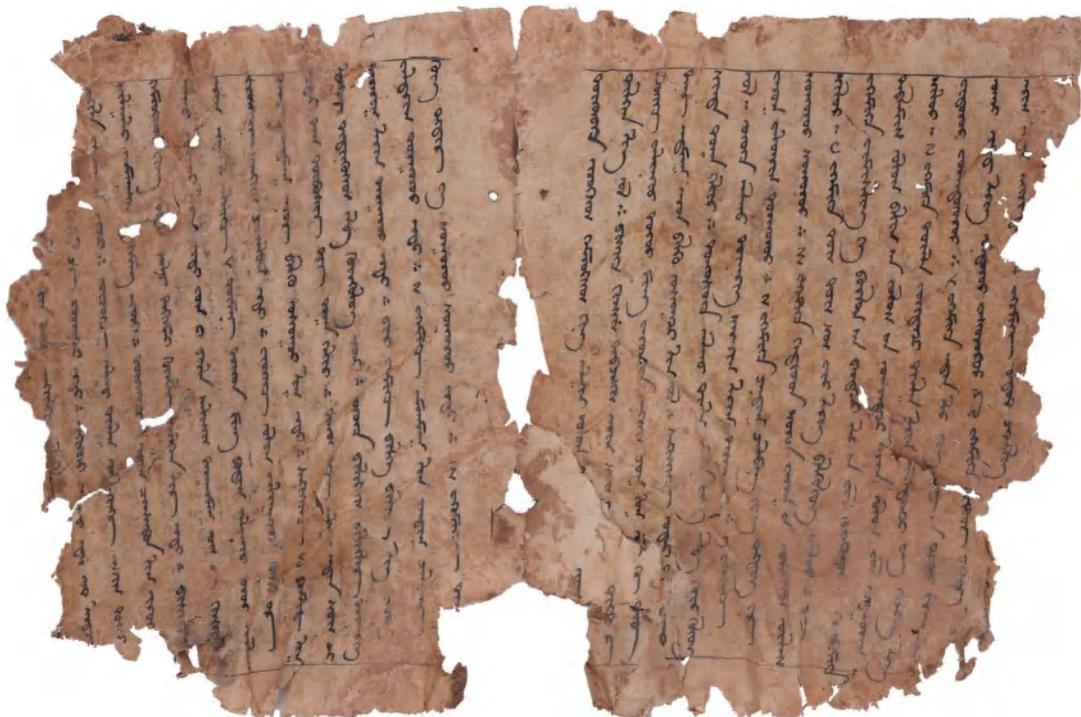
汉文、回鹘文双面佛经写本 1件(第4窟②:58)。出土于第4窟主室灶前地面倒塌堆积。共残存10页。各页残长38.5、残宽25.3厘米。分A、B两面书写。A面原为卷轴,墨书汉文《妙法莲华经》卷二《譬喻品》,带乌丝栏,所选标本残存20行,每行17字(图三五)。B面系

利用A面卷轴背面的白纸重新书写装订而成，册子装，对折页上部可见两个线装圆孔，墨书

回鹘文《阿毗达磨》，以墨线绘制上、下栏，无乌丝栏，每面14或15行（图三六）。



图三五 A面汉文《妙法莲华经》卷二《譬喻品》写本（第4窟②：58）



图三六 B面回鹘文《阿毗达磨》写本（第4窟②：58）

汉文佛经写本残片 1件（第3窟②：35）。出土于第3窟前室左壁前端前方地面倒塌堆积。为写经的上半部分，其余部分被横向撕毁。残长30、残宽8.4厘米。带乌丝栏，栏宽1.8厘米，残存17行，每行残存3~5字（图三七）。

回鹘文《佛顶大白伞盖陀罗尼经》写本残片 1件（第4窟②：65）。出土于第4窟甬道门道内侧倒塌堆积。为写经的上半部分，残长15.6、残宽8.1厘米。带墨线上栏，残存3行回鹘文，各回鹘文字母左侧以较小的婆罗谜字母注音（图三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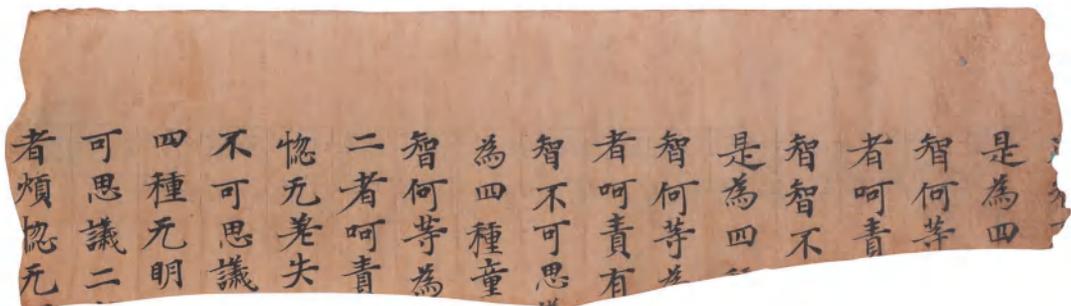
回鹘文册页残片 1件（庭院②：9）。

出土于庭院东墙以东倒塌堆积。纵长方形册页，左侧边缘可见上、下两个均匀分布的线装圆孔。长11.9、宽7.8厘米。分A、B两面墨书回鹘文。A面字体较粗、稍大，共书写8行文字。B面字体纤细、较小，共书写9行文字（图三九）。

（三）木器

有木牌、栏杆构件、建筑构件和木器残件等。

木牌 1件（第4窟②：13）。出土于第4窟小室中部倒塌堆积。表面干裂形成多道裂纹，两端略厚，中间较薄。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两部分相接处雕为“V”形凹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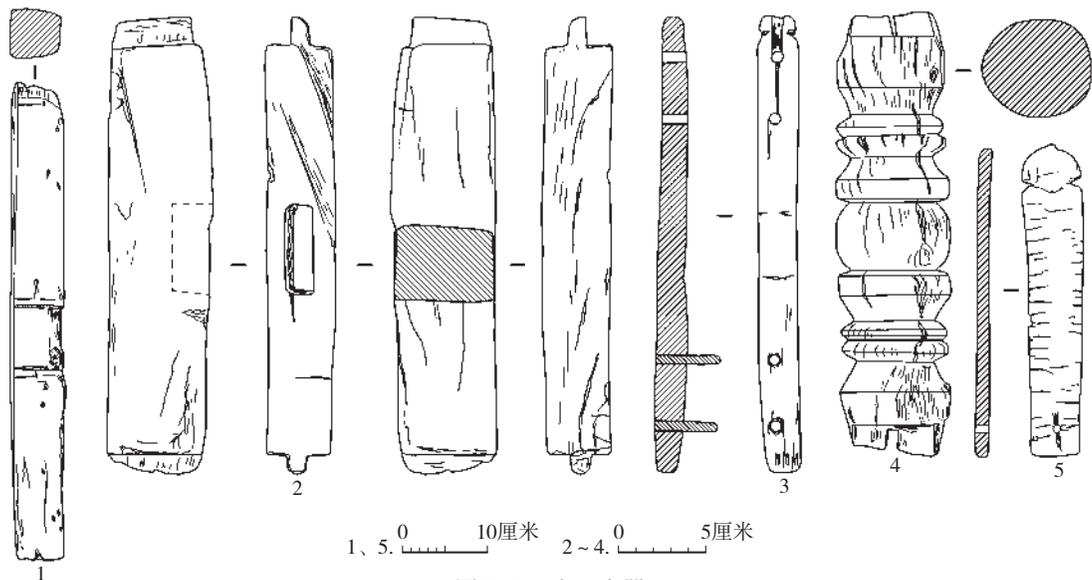


图三七 汉文佛经写本残片（第3窟②：35）



图三八 回鹘文《佛顶大白伞盖陀罗尼经》写本残片（第4窟②：65）

图三九 回鹘文册页残片（庭院②：9）



图四〇 出土木器

1、2.建筑构件（第4窟②：10、6） 3.木器残件（庭院②：9） 4.栏杆构件（第4窟②：36） 5.木牌（第4窟②：13）



图四一 木器

1.建筑构件（第4窟②：6） 2.木牌（第4窟②：13） 3.栏杆构件（第4窟②：36）

上部端头略呈半圆形，下部呈纵长方形，近底端处中央开一圆孔。正面残存少量红色颜料和墨迹，背面沾附细泥层和少量白灰，原应固定于墙体上的草拌泥和白灰层之上。长36.3、宽7、厚1.5厘米，圆孔直径0.9厘米（图四〇，5；图四一，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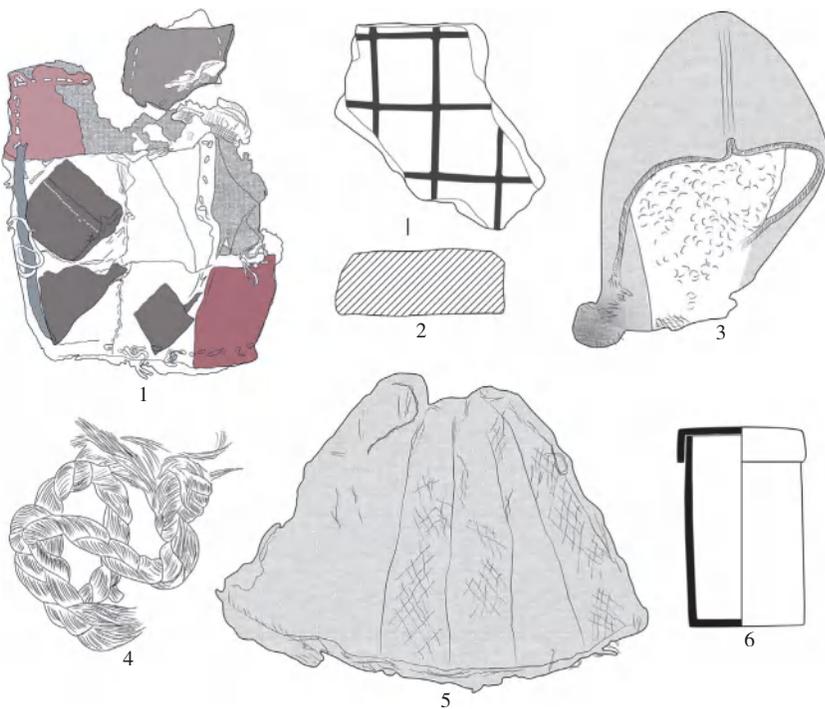
栏杆构件 1件（第4窟②：36）。出土

于第4窟主室灶前地面倒塌堆积。以整木雕刻而成，表面干裂形成多道裂缝。以中央圆团形装饰为中心，两侧对称雕出造型相同的两组装饰。两组装饰皆雕为圆柱束腰形，中间部分为两圈圆环。构件两端中部各为一道外凸的横长方形榫。表面局部残存少量红色颜料。长25.2、直径6.2厘米，榫头长4.7、宽1.5、厚1厘米（图四〇，4；图四一，3）。

建筑构件 2件。第4窟②：6，出土于第4窟主室中部倒塌堆积。整体呈长方棱形，表面较为光滑，局部开裂。两端中部各为一道外凸的横长方形榫头，一侧中部为一内凹的横长方形卯口。长25.6、宽5.8、厚4.1厘米，一端榫头长4.3、宽1.5、厚1厘米，另一端榫头长4.6、宽1.1、厚1.1厘米，卯口长5、宽1.6、深1.8厘米（图四〇，2；图四一，1）。第4窟②：10，出土于第4窟小室中部倒塌堆积。整体略近方棱形，表面较为粗糙。中部锯出一道浅槽，槽口两侧各有一道细墨线。一端锯出前凸的榫头，另一端残毁。长55.6、宽5.8、厚5.6厘米，凹槽宽6.8、高1.2厘米，榫头长4.4、厚2厘米（图四〇，1）。

木器残件 1件（庭院②：9）。出土于

庭院中部倒塌堆积。器形较小，表面光滑，整体近方棱形。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两部分相接处雕为一圈凹槽。上部雕为圆团形，下部较宽的一侧两端各开有两个均匀排布的圆孔，圆孔穿透整个器身。近底端两孔内插嵌有两根圆形木条。长25.5、宽1.64~2.34、厚1.12~1.76厘米（图四〇，3）。



1~5. 0 5厘米 6. 0 1厘米

图四二 出土遗物

（四）纺织品
 有布帽、布鞋和以碎布片缝缀的纺织品残片等。

布帽 1件（第4窟②：67）。出土于第4窟主室中部倒塌堆积。以麻布缝制而成，整体近圆锥形，表面细棉线缝制的线头整齐细密。底缘直径22.4、高16厘米（图四二，5；图四三）。

布鞋 1只（第4窟②：68）。出土于第4窟主室北侧灶膛倒塌堆积。残存前半部。鞋面以麻布于正中对缝，边缘处以一条细草绳掐边。鞋底以粗棉线对穿纳成，形成密集规整排布的菱形颗粒。残长17.4、宽11.9、鞋底厚0.4厘米（图四二，3）。

纺织品残片 1件（第4窟②：22）。出土于第4窟甬道中部倒塌堆积。整体近方形，于麻布内衬之上以红、黑、白等色的碎布片拼合缝缀为方形、三角形等不同形状，碎布片之间的白色棉线线条清晰可见。长18.7、宽14.4厘米（图四二，1；图四四）。

（五）其他

有装藏铜器、砖质棋枰残块、毛绳等。



A面



B面

图四三 布帽（第4窟②：67）

装藏铜器 1件（第10窟②：1）。出土于第10窟佛坛右前方地坪之上的塑像倒塌堆积泥胎之内。于一青铜圆筒形器内装盛1件舍利、12颗珍珠和1件纸质文书写本，舍利、珍珠位于器内底部，纸质文书写本经横向三折再卷为圆筒形后，置于器内最上部。铜器器形较小，以砷青铜铸造而成，表面为大量青绿色铜锈，通体原为金黄色，可见纵横交错的纺织品细密经纬纹印痕。该器物由器盖、器身两部分组成。器盖平顶，直径略大于器身，扣合于器身之上。器身器壁较薄，平底，近器底位置有一处略微内凹。器盖内径1.45、高0.45、壁厚0.1厘米，器身内径1.35、高2.55、壁厚0.1厘米，通高2.6厘

米，重7克（图四二，6；图四五）。舍利表面被铜绿浸为青绿色，可见一道裂缝，整体呈长条形，两端平齐，边缘可见一道白色牙釉质。长0.95、宽0.6、厚0.25厘米。珍珠大小相近，皆近圆形，中央穿孔，表面晶莹有光泽。直径0.19、孔径0.05厘米，重0.0076克。纸质文书写本保存较为完整，纸较薄，呈淡黄色，帘纹清晰，写本整体呈横长方形，长27.8、宽13.1厘米。墨书，书写较为规整，局部可见墨汁未干时形成的流墨污字现象，内容分为前、后两段，前半部分为体量较大的梵文佛经，共10行，后半部分为龟兹文（B种吐火罗语）供养人发愿文，共2行（图四六；图四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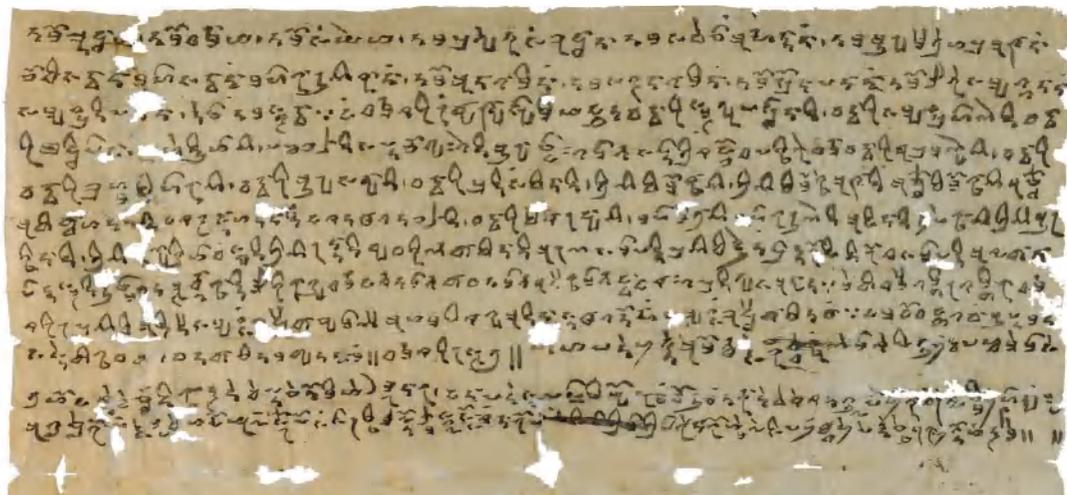
图四四 纺织品残片（第4窟②：22）



图四五 装藏铜器（第10窟②：1）



图四六 装藏铜器（第10窟②：1）及所盛舍利、珍珠、纸质文书



图四七 装藏铜器（第10窟②：1）所盛纸质文书



图四八 砖质棋枰残块（第8窟②：1）



图四九 毛绳（第3窟②：87）

砖质棋枰残块 1件（第8窟②：1）。出土于第8窟填土中。于青砖较为平整光滑的表面绘制纵横交叉、形成界格的墨线，纵横各残存三道墨线。背面粗糙不平。残长11、残宽11、厚3.5厘米，界格长3.2、宽2.9厘米，墨线宽0.4厘米（图四二，2；图四八）。

毛绳 1条（第3窟②：87）。出土于第3窟前室中部倒塌堆积。以两股棕色、白色相杂的较粗动物毛发拧制而成，中间夹蓄少量絮状棉花。长41、直径1.5厘米（图四二，4；图四九）。

四、结 语

（一）遗址性质

吐峪沟南部遗址的发掘明确了吐峪沟沟口地带沟东区南部和沟西区南部石窟群、地面建筑群、佛塔群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寺院分布情况。该区域共分布有1号、2号、3号三

处寺院遗址。1号和2号寺院皆边界清晰、位置独立，规模较小。3号寺院主体为沟东区南部依山而建的上下四级地面建筑群组，沟东区南部、沟西区南部崖壁上开凿的供养礼忏性洞窟和山岗顶部的佛塔群皆隶属于3号寺院。3号寺院存在明确的功能分区，依附山坡逐层而建的地面建筑为僧团日常生活起居、布萨羯磨、坐禅修法区，地面建筑下方和对面崖面上开凿的洞窟群为供养礼忏区，山岗顶部为寺院佛塔区，各功能空间位置邻近、界限清晰、关联密切，共同组合成为一处大型寺院。

（二）遗址分期与年代

沟西区南部第11窟主室壁面下方绘制的回鹘男、女供养人列像，与柏孜克里克石窟第16窟主室前壁左侧、第20窟中央殿堂前壁左侧中的回鹘供养人^[1]发饰和服制相同。第13窟右甬道外壁所绘经变画中的榜题栏皆墨书回鹘文题记。遗址中出土了较多回鹘文或汉文、回鹘文双面佛经写本。同时，此次发掘的吐峪沟南部石窟群与沟东区南部3号寺院地面建筑位置临近，功能相互补充，隶属于3号寺院。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碳十四年代学实验室的测年数据，3号寺院地面建筑第一期的年代为公元780~940年，第二期年代为公元960~1150年。因此，吐峪沟南部第1~15窟的年代应该为公元8世纪后期至12世纪中期的唐西州晚期至回鹘时期。

（三）学术意义

1.吐峪沟南部石窟的考古发掘明确了该段崖面范围内的洞窟类型、洞窟组合，揭示出吐峪沟东区南部3号寺院的完整样貌。该寺院是吐鲁番盆地唐西州晚期至回鹘时期佛教石窟寺院遗址的重要发现，极大地补充了该时段的遗址材料，表明唐西州的佛教僧团可能延续至西州回鹘时期，体现出西州回鹘信奉摩尼教时期，佛教教团在吐峪沟的经营发展和寺院营建活动，展现出公元8至12世纪高

昌石窟寺的形制布局特征和规划设计理念。该区域遗址的发掘确认了吐峪沟河谷内现存石窟寺和地面寺院的数量、类型、年代、功能与性质，寺院群落发展演变过程及其内在关系，明确了吐峪沟石窟遗址是经过不同时期多次重修改建工程最终形成的多处佛教石窟寺院遗址群，对全面、系统地认识吐峪沟河谷内寺院遗址的分区、分期具有重要意义。

2.吐峪沟南部石窟出土的塑像、壁画残块为研究中心柱窟、佛殿窟内的造像布局提供了重要资料。新发现的汉文、回鹘文佛经写本是僧众日常抄写和使用的文本，为整体考察吐峪沟寺院抄经、经本类别、写本流通、僧团奉行教义及日常修法仪轨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出土的木器、纺织品、植物果核等遗物反映出石窟寺院僧团生动鲜活的日常生活图景。

3.沟东区南部佛殿窟第3窟主室中央带佛坛、方形穹隆顶的洞窟形制是龟兹地区常见的佛殿窟形制；中心柱窟第9、11、13窟通过中心柱划分主室、甬道空间的洞窟规划设计理念，以及横长方形纵券顶主室、低矮的纵券顶甬道等形制特征与龟兹中心柱窟相同。同时，第9窟出土泥塑菩萨头像为模制而成，造型特征与新疆图木舒克^[2]、锡克沁^[3]等寺院遗址中出土的泥塑人物接近。尤为重要是，第10窟出土的装藏铜器内发现的梵文、龟兹文文书明确提及该器原理藏于浮屠之中，但实际出土于佛殿窟的泥塑胎体中，由此可推知该铜器可能被从龟兹地区携带至高昌，并重新开窟造像装藏供养。综上可知，吐峪沟沟口地带的唐西州晚期至回鹘时期洞窟与龟兹地区石窟营造规制和造像传统具有深厚的内在关联，体现出唐西州晚期至西州回鹘前期塔里木盆地北缘高昌与龟兹佛

教教团的知识交流和人群流动情况^[4]。

附记：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2024年度重大招标项目“新疆鄯善县吐峪沟石窟考古发掘报告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4VLS004）的阶段性成果。2016年考古发掘领队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裕群，2024年考古发掘领队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立栋。2016年参加发掘人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裕群、夏立栋、娄朋飞，吐鲁番学研究院王龙、张海龙、刘耐冬、肖国强。2024年参加发掘人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立栋、易丹韵、杨筱、包锁君、王佳慧、屈傲雪，吐鲁番学研究院万慧通、王小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研究生王翔，兰州大学博士研究生闫珠君。塑像、壁画线描图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冯美荣和吐鲁番学研究院陈世伟、尉鹏程、万慧通绘制，遗迹、遗物线图由吐鲁番学研究院舍秀红绘制，照片由陈世伟、尉鹏程拍摄。

执笔者 夏立栋 杨 筱 王 龙
 李裕群 张海龙 舍秀红

注 释

- [1] 中国壁画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壁画全集·新疆6·吐鲁番》第84、147页，辽宁美术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
- [2] L. Hambis, *Mission Paul Pelliot Documents Archéologiques I Toumchouq Planches*, Paris: Librairie Adrien-Maisonneuve, Fig. 63、65、67、68、69、70、74、75、76、77、225、284, 1961.
- [3] 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等：《俄藏锡克沁艺术品》第297、301、365、366、368、369、370、37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 [4] 夏立栋：《高昌石窟分期与谱系研究》，《考古学报》2022年第2期。

（责任编辑 刘天歌）